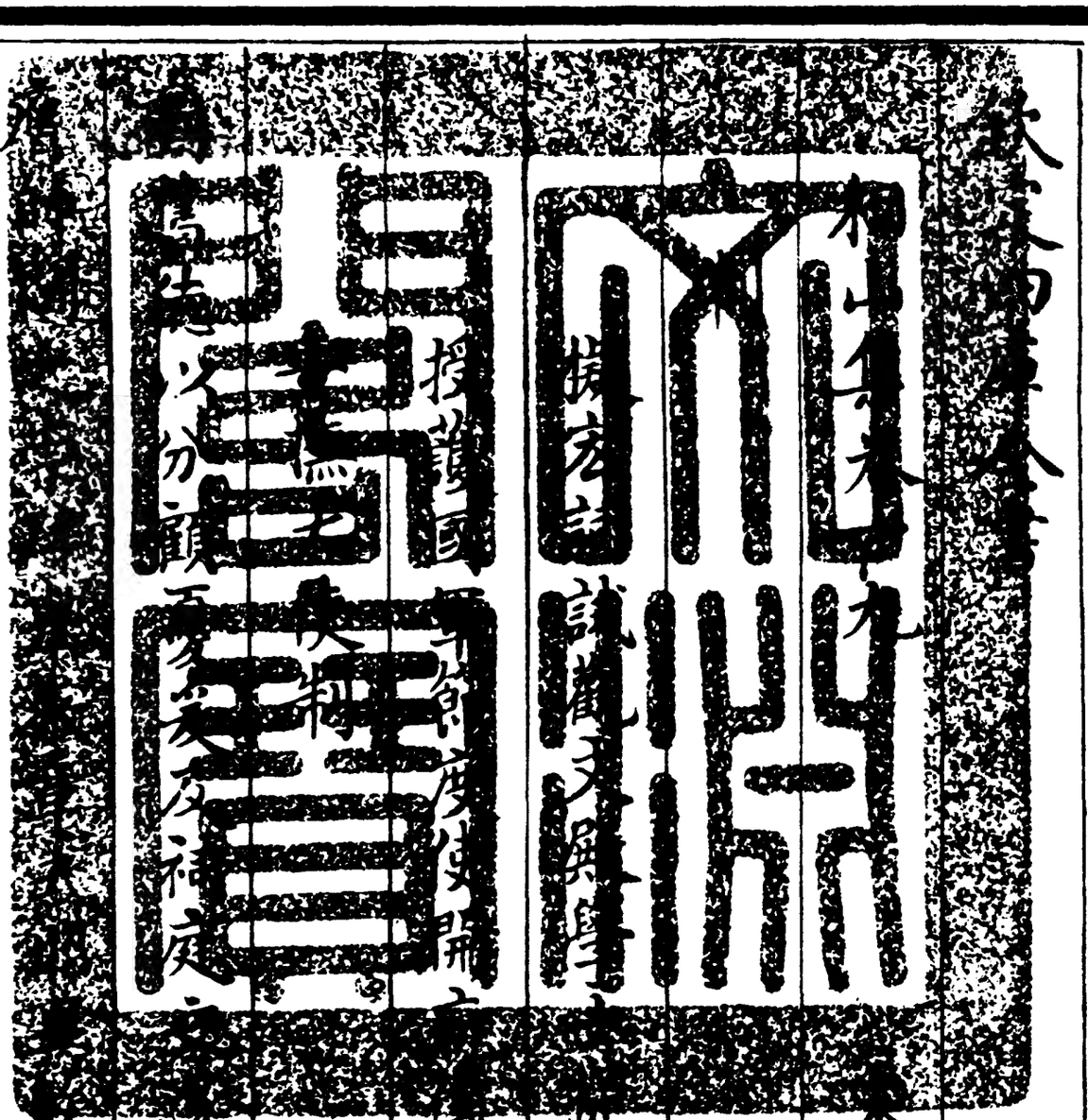
相山集

六



王

擬宏詞試麗文異學

授護國節度使開府

儀同三司江淮荆襄路

總元戎而任經畧具

表近報論思之益往勞

鎮撫之良視儀三楗宣威四路誕揚出綍咸告在庭具官其道大格天才周補衮作股肱耳目備見其有翼有馮敷心腹腎腸灼知其惟和惟一頃解政機之劇暫從真館之遊謂德行可用切磋故得通班於書殿謂言謀宜資啓沃故令魚秩於經筵雖愜予心猶違衆望惟江淮扼青徐之走集而荆襄制川陝之衿衝素號通津舊為近甸欲藉折衝而却敵宜即連衡而合從是用大蠭高牙肅齋旄於蒲坂桓圭衮冕參禮節於鼎司冀効藩

宣規恢疆宇於戲李靖總軍西海有賴於文武之兼資裴度護國北門無踰乎始終之全德勉祇厥命茂隆乃勳可

擬宏詞試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充兩浙東路安撫大使兼知紹興軍府事授少傅鎮南靜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軍府事兼營內營田大使兼行宮留守加食邑實封制

分帥閫以敵江莫易蕃宣之舊守留都而司鈐尤高撫御之良眷我孤卿為時屏翰肆升華於亞傅爰徙鎮於大邦載加節鉞之權用壯藩維之勢誕揚顯册孚告治朝具官其器遠而識明道隆而德博開物成務素高經世之才尊主庇民果大格天之業久服勞於百揆逮均逸於十連經營四方昭若召公之洪烈顧指諸將赫然郭令之遺風惟建業之繁雄實臨流之都會股肱淮海襟帶荊襄自觀省以南廻念嘗駐蹕寬憂勤之西顧宜

重陪京嘉予寅亮之英倬彼威懷之績是用進陞棘位增益齋旄仍專洪井之征誅魚制桂林之師旅併領兵屯之蓄申敦圭食之豐付爾保釐張吾經畧於戲信謹有託茲蕭何專屬於關中文武足稱故寇恂可任於河内往欽乃事無愧前人可

擬除趙參政制

國以任賢使能為盛尤急於中外艱難之時士以尊主庇民為功當見於上下因循之日肆朕嗣服遭家靡寧

險阻八年若涉大水而罔知攸濟焦勞庶事如措積薪而姑以為安念得扶顛持危之材助成興衰撥亂之志我有耆德令告治朝俾參決於萬幾冀作孚於四海具官某聲猷卓犖器識沉深至大至剛浩然孟子之氣令儀令色翼乎山甫之心入踐樞庭出更帥閫蔡藩為之不採草木亦皆知名謂當補闕拾遺不可一日而去朝是用濟繁治劇期以貳公而宏化於戲惟爾進退繫於重輕爾其同德同心致予於治予亦作威作福與爾咸休往

重強者畏而忠者懷身任安危上不疑而朝不忌確乎社稷之衛美矣邦家之光自解鈞衡遂臨藩屏一日不見已勤當宁之思四國是皇良切折衝之望是用寵錫六旌於殽函之奥壤榮參三事於衮繡之鉅公川陝以東荆襄而北顧指諸將張皇六師俾大振於國威期永清於寇畧會同有繹朕當内修而外攘文武兼資爾其出將而入相勉服厥命益隆乃勳可

表

擬范相免明堂陪位謝表

詔命待祠禮敢稽於俟駕恩從告病義良愧於執鑾顧螻蟻以何知致乾坤而介意中謝伏念臣早以樗散待罪鈞衡晚緣駑痾乞身圭竇閒散既久懶慢相成端委何能素甘心於一壑支離未死猶竊食於三鍾屬當宗祀之期獲預辟公之召念采薪而不給奚薦壯以能勝奏達九重方懼防風之戮詞頒一札豈意孟軻之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厚寬仁道宏忠恕去苛解撓蹐四

去外侮之患任賢能以成中興之功亦當能崇黃帝之
合宮講周公之宗祀俾我將我享不專美於前王致來
燕來寧益紹隆於丕祚恭惟皇帝陛下常德立武深畧
緯文時敏厥修雖夙興夜寐而匪懈日新其德使吏稱
民安而不知永言維則之思莫重困嚴之教精意以享
爰修配帝之誠至神遂通果見得天之效臣等職當輔
弼德乏肅雝駿奔以執豆籩有慚顯相作解而施雷雨
實賴熙成

寸長肆法駕之東巡逮金人之南渡偶緣分鎮遂隸兩
州間道之官僅脫虎狼之口瀕湖抗賊屢流蛟鱷之涎
閒關百罹參差九死藏餔肝之巨寇執問鼎之凶酋血
氣既衰精神已敝力小任重因嘗乞身而再三志大心
勞尚意立功之萬一是貪眷遇不即退歸屬承寬恤之
文用按貪殘之政竊希何武庶幾服罪而露章已愧范
滂能使望風而解印豈圖怙勢大肆興訛箝榜吏民刼
持上下造謗書之一篋投訟牒於九重譖慝既行凶邪

代秦德久峽州到任謝表

分符東蓼往嘗竊於一行紆紱西陵今復叨於再命望實踰於愚分感彌激於懦衷榮幸已多愧慚並積中謝

伏念臣鄧林樸遬冀野駑駘材無取於寸長力不勝於十駕偶緣世賞濫厠官聯當茲綜覈名實之朝乃臣投置閒散之日蓋以承流宣化方資師帥之良豈容竊祿備員獲在子男之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亦大德明惟明不顯亦臨同周文之所以聖無為而治得虞舜

之急親賢遂令菅蒯之微得備樵薪之末臣敢不欽承
德意撫育黎元肯徒耗於太倉冀酬造化儻未煩於司
敗誓竭廉捐

信陽到任謝表

為官擇吏尤高共理之良揣分量能實冒分符之寵已
詣入境遂視章程向以報君奉行德意臣中謝竊以申
為小郡地號極邊人物荒殘山川蕭索叢接中都之奧
壤分隸京西今為並塞之孤城割歸湖北邑雖有二戶

不盈千顧緜薄以無堪誤膺委寄何設施之可效庶盡拊綏伏念臣起自犁鋤進由庠序當政和之樂育隸業賢關屬季孟之同升聯名仕籍周旋三紀齟齬百罹蓋由疎拙失於周身加以愚直動至忤物攬說利害逆料是非方得倅於南譙固嘗妄言而取降官之貶繼員丞於東蓼又復因人而為對吏之行積其愆尤久合誅殛尚賴聖恩之寬大未即棄捐敢期晚景之侵尋更叨拭擢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亦大德明惟明乃聖乃神

本帝堯之獨智克勤克儉禹夏禹之成能知人則能官人救物故無棄物致茲樸棫獲備薪蒸臣敢不思致其身冀行所學但使政平訟理何敢求名庶幾近悅遠來自然樂業

代賈漕茂德賀表

天啓升平之運長發其祥時歌降永之年誕彌厥月華夷增氣岳瀆効歡中賀竊以聖王修之國修之家修之身以致海寓之寧大德得其名得其禄得其壽以慰生

靈之望審龜圖之罔極驗鳳歷之無窮恭惟皇帝陛下
道邁湯文仁齊堯舜省刑薄稅躋萬姓於春臺偃武修
文措八荒於壽域由中及外若臣與民對流虹繞電之
辰注拱極望雲之日臣濫將使指阻繫淮堧獸舞無從
徒想鈞天之奏葵傾有幸欣逢仡日之長

代王亦頴江東轉運判官謝表

持節西淮罪止虞於瘴曠飛騶江左恩復冒於寵榮德
薄位高感深涕隕中謝伏念臣鹽車下駟社櫟散才曾無

提舉湖北常平茶鹽到任謝表

分憂顧於邊城方虞汰斥遣諏詢於本路曷副使令命朝出於巖廊先夕生於原隰退量緜力從激懦衷竊臣賦性不靈謀身更拙決科入仕垂及四十年行法涖官僅書六七考皆由愚憃自取悔尤投閒置散分之宜久矣山林之適承流宣化民之帥幸哉州縣之勞黽勉一期捋摩千里效蕆聞於共理寵忽拜於皇華矧國家斂散之權與山海懋遷之利視饑穰而為出入賑濟吾民

排商賈而制低昂阜通邦貨欲膺是選必擇其人夫何妄庸有此僥倖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常德立武深畧緯文功邁宣王攘戎狄而復境土治符世祖明政體而攬權綱方並建於羣材以共圖於大業憐臣嘗廢放兩紀而不改其操付臣以澄清一道而俾效其愚自憐草芥之微乃辱乾坤之造戴恩若此圖報謂何臣敢不祗服訓詞肅將使事周爰咨度寧辭六轡之馳驅功如見知願奉三年之計最

湖南運判謝到任表

司倉湖北責僅免於曠瘝將漕湘南恩復叨於委寄任非所稱懼弗克堪臣中謝伏念臣學術迂踈人材冗散自獻書於明主因獲罪於權臣久安丘壑之閒念絶軒裳之望晚從拂拭洊被使令分符何補於邊城攬轡就乘於使驛食君之禄敢言避事以偷安當官而行必欲去姦而革弊常恐怨憎之積毁而遂致罪戾豈期禮樂之加寵而遠有光華矧此湘江下臨鄂渚九州數十縣

悉隸按澄三軍百萬屯戍資餽餉非剌舉不回則何以率吏治非幹施有術則何以贍邊儲選簡通才庶堪煩使不圖僥倖猥及孱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因能任官循名責實內而公卿侍從之選儒必用真外而帥守監司之除功須已試憐臣雖窮且老而益堅益壯知臣既愚且直而守道守官特渙綸言俾更龍節臣敢不黽勉從事夙夜在公歌載馳載驅之篇俯究使臣之諏度去不均不安之患仰遵聖訓之丁寧積亳髮之微勞答乾

坤之大施

擬沈必先尚書鎮江到任謝表

江湖遠去方安置散之宜綸綍下頒忽被分憂之寄思踰涯分愧濫心顏中謝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蓋平日素疾姦佞故當職輒忘權豪所言患不知豈敢為妻子之計若死誠有補是甘報君父之恩犬馬一心鷹鸇累歲獨賴容光之照獲全屈軼之生俾從麋鹿之羣乃其所志付以股肱之寄豈曰當然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任賢使能以濟中興之治選徒差馬以成外攘之功念臣固當效忠於補闕拾遺謂臣必能盡力於承流宣化一夫不獲庶臻鴻鴈之安四征弗庭方起雲霓之望

代葉少蘊左丞謝建康府安撫并廬壽宣撫使表

竊身藪澤方念咎於桑榆授鉞江淮忽拜恩於綸綍功難補過愧不勝榮中謝竊以刺史之奉六條首除强暴

漢安之遣八使專選威名或持斧以戡奸或埋輪以懲惡或褰帷而人為之震慄或攬轡而志在於澄清悉能致盜賊詰營而乞降豈但使守令望風而解去眷茲新命劍自本朝陲欲重於列城故非前世浩穰之地則不置聲欲先於羣寇故非近時輔弼之臣則不除惟建業之繁雄實臨流之都會面橫赤壁背負烏江州分淮海之區星直斗牛之次擊三方之鼎峙更六代之龍興舟車所通衣冠攸集在宣池寄股肱之郡於廬壽亦唇齒

尚幸覆盆之照偶逃擢髮之誅丘壑三年干戈九死僅存餘息獲見中興十國為連敢希元帥一麾出守遂鎮名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與物為春配天其澤赦過宥罪盡從雷雨之施藏疾納汙大廓山川之度用人惟己因能任官起臣於寂寞之濱處臣以繁劇之職責其後效以蓋前愆臣敢不夙夜在公黽勉從事顧同猛獸保蓁藿於深山不使明時致豺狼於當道

擬張德遠謝大資宮觀表

五年分閫功無尺寸之徵一日還朝罪有丘山之重恩實踰於始望榮莫蓋於前羞感涕無從捐軀曷報中謝

臣聞臣子有二不擇之戒在愛親與事君春秋有五不韙之誅貴度德與量力有戾斯語不逃常刑伏念臣起身布韋致位樞筦豈有蚍蜉之援先為紹介特由乾坤之造所自陶鎔頃緣驕敵之南侵上軫淵衷而西顧載惟川陜截然參井之隅其在國家隱若股肱之勢宜為外援共弭內陵知臣於梁益當念鄉枌謂臣在朝廷正

司兵柄爾其振軍聲於萬里之外無憚一行予亦措邦本於九鼎之安有聞再造承命奮發擁麾載馳自忘力小任重之虞孰恤意廣材疎之誚俄淹歲月靡効涓塵臂雖怒於螳螂娘技已窮於鼈鼠積其誤國久合殺身敢意眷憐尚從寬貸畀內祠之真祿陞祕殿之崇資俾養駕痾用安樗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大德海涵原其初心取一日用力之善以茲異數掩九載弗成之愆正復自謀無以踰此枕流漱石儻未泯於明時誓

水指松庶有期於來效

擬張德遠落大資依舊宮觀表

恩隆寵極罪大謫輕雖鶴松殿之華尚假內祠之逸省窮心痗拜命涕零中謝伏念臣頃以謬庸誤膺委寄徇一時之急義當勇於捨生督萬里之征事莫難於料敵顧在當日敢辭此行徒以智小謀大不能推賢遜能以各權至於日往月來遂成屈力殫貸而誤國死有餘責生之在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推成湯之寬仁體仲尼

之忠恕方務風雷其號令而與天下更始謂宜雨露其膏澤以致帝命惟新聊示小懲用彰至德震風忽及方知廈屋之休寸草何知願效春暉之報

擬賈明叔復顯謨閣待制表

盛德有容盡釋積年之譴徽生何幸更叨三字之榮服寶訓乎裕陵躐華資於延閣拜恩涕隕省過魂驚中謝

伏念臣智不足以周身心但知於愛國謂邦有司直不可持祿養交以同衆人而地當敢言自宜明目張膽以

報天子性既疾惡志務去邪故其論駁糾彈不復畏忌顧望出於狂瞽既無獻可之謀責以愆違斯有黜幽之典三危兩竄萬死一生交遊為下石之擠賓客競引繩之逐屬彗星之告異獲湔除於姦黨之中建元主之霈恩遂叙復於散官之列四十年之畎畝一萬里之朝廷蕭條蟠木之容零落蚍蜉之援分甘丘壑望絶雲天何期斷梗之殘年有此登瀛之異數枌榆改觀蒲柳增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無常心天從人欲銳意社稷中

興之業數求祖宗近侍之臣方將與四海而為春豈復忍一夫之失所念父有爭子猶或保於令名則國有忠賢必能裨於至治忘其犯顏攖鱗之大罪録其輸心露情之小忠寵之綸綍之恩還以圖書之府臣敢不勉追老馬冀問路於將來竊比翳桑誓扶輪於未死

代和州天申節賀表

五百歲而聖人出長發其祥十二年而歲星周誕彌厥月適際流虹之旦用修附髴之歡恭惟皇帝陛下睿知

有臨神武不殺允矣中興之主卓然上壽之資月之恒而日之升克明其德雷不一而風不再耆定爾功治基太平福熙純嘏天所助者僕景命於萬年人皆仰之得歡心於四海其職廉守土目極望雲獻壽九重莫厠儀韶之鳳輸誠千里徒傾向日之葵

擬辛侍御遷中丞謝表

備位雜端曾微報稱進官獨坐更冒寵榮豈容不諱之朝久玷敢言之地莫聞一得少補四聰中謝伏以朝廷

之所賴以治者在官僚官僚之所由以肅者在綱紀唐分三院漢置一臺中丞則專佐大夫以糾正百官御史則更直朝堂以推彈雜事在龍朔嘗有司憲之號至文明復更肅政之名苟非其人為不任職必得剛正如狄仁傑以明王立本之罪蹇諤若韋思謙以直張仁禕之冤庶能抨劾姦邪掃清朋比使善人勸而淫人懼致強者畏而忠者懷伏念臣心固暗於是非職莫分於賢否平日素乏特立獨行之操當職又無揚清激濁之稱僅

同羝羊之觸藩籬敢比猛獸之保蔡蕃楊珧之不屈於恐脅實賴神明温造之遂獲於甄陟敢期眷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追法上古紹開中興欲來骨鯁之言共濟艱難之業每覽風憲為霽天威聽無憚於攖鱗報亦思於張膽臣敢不仕以行義進思盡忠知無不為當效鷹鸇之奮直者先禍更全螻蟻之生

擬沈必先除吏部尚書謝表

方從散地起為千里之師敢冀誤恩復作六官之長省

躬有覩拜命靡遑中謝伏念臣受才凡庸稟性疎直夙
荷聖神之眷久汙清切之班昨長銓衡竊有睎於裴馬
迨靡歲月曾無補於絲毫旋遂劾歸獲逃罪戾方切前
羞之負豈膺舊物之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聰
明之資開中興熙洽之運虛心俊傑銳意事功嘉與匏羣力
致萬邦之治欲令凋瘵獲乂三代之隆致一介以不遺
豈寸長而可取臣敢不循名責實推賢達能勉遵毛玠
之公庶幾報政敢比山濤之職自作品題

擬翟冀謝除內翰表

蔭松藉草方安琳館之閒曳組鳴珂復拜玉堂之命遂使桑榆之景再瞻日月之光榮幸天多愧慚山積中謝伏念臣賦才凡下稟性庸愚居懷隱甫之剛常守展禽之介言惟古是動與時乖半世宦遊二十年之持橐一時行輩六七人之秉鈞固知汰礫不容於在前敢謂積薪或得而居上肆樗散之無用屬駑痾之有加抗疏歸來恰值干戈之擾杖藜逃去重增丘壑之迂間闕百罹

參差萬死幸危憖之少間喜廢壞之將興誓畢此生請歌再造申君臣之善頌快江湖之鄙心野興何濃正欲和風於南郭宸恩未替更令視草於北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並建英豪明揚側陋期大來於儒雅以同濟於艱難謂王之言也如絲臣之和也若響欲得封敎痛在朕躬之語當求陸贄號為内相之才念臣嘗在翰林初本無過憐臣久居猷畧不遽遐遺特寵新除俾還舊物臣敢不强勉學問以冀淹該發為訓辭庶臻深厚粉飾

一王之法追還三代之風蓮燭夜歸密奉不傳之旨金鑾畫掩徧觀未見之書內竭疎庸仰酬眷倚

擬趙元鎮參政辭新除第一表

臣聞任重大者不可使小力持謀險艱者慎無與淺識計或用失其當則上何以副仰成之望若處非其宜則下豈能逃曠廢之譏為責匪輕所繫不淺故君必度德以授之位而臣當量力以効其官豈容諉聞獲預大政申謝伏念臣智僅同於爝火才不越於斗筲自知甚明

位早踰於涯分人言可畏勢莫幸於寵榮況當外侮之侵陵方務中興而克復盡求張仲以成吉甫之憲邦自有姚崇安用懷慎之伴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圖治至誠與賢謂臣往在樞庭雖無尺寸功而不見其過念臣來自藩屏固嘗二三任而遂憫其勞致茲誤恩出於獨斷苟貪眷遇理必至於顛躋冀遂保全命特從於追寢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擬趙元鎮參政辭新除第二表

綱維可使疎庸亦蒙識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鼎新庶政圖任舊人禮重築臺姑欲先於郭隗功成補袞冀遂得於樊侯不由紹介之一言必欲斷遷於三事智小謀大何稗日月之明責重命輕願殫犬馬之力

欽定四庫全書

相山集卷二十　宋　王之道　撰

劄子

王師所至秋毫不犯劄子

契勘今來用兵當預有以固結民心而所以固結民心者莫大於秋毫無所犯是以成湯之伐桀不過於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宣王之平淮夷不過於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漢高之勝項羽不過於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

御此無他得天下有道得其民者所以得天下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者所以得民也夫斯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豈樂於戰伐哉為其有以慰雲霓之望而脫水火之厄也若屠戮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掠其金帛淫其婦女如之何其可也伏惟都督僕射相公上體九重所以眷倚之意下慰億萬生靈所以屬望之心無使帝不易厘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旂鼓專為李晟美實中外幸甚

又與汪中丞畫一利害劄子

畫一之道聞有兵無將與無兵同有將而非其人與無將同然則今日膺閫外之寄運掌上之奇者尤不可不選擇而使之也究自古用兵初不以衆寡為勝負但患乎將帥之非其人耳何則尋邑百萬而光武以三千敗之苻堅百萬而謝玄以八千敗之曹操以八十萬而敗於周瑜袁紹以四十萬而敗於曹操至於本朝太祖之定天下用兵亦不過十五萬東征西討無不如意其伐

蜀也止用精兵七千人耳愚謂今日之兵本自足用誠得人而將之亦何患乎不濟蓋吾之宿將比自講和以來初無尺寸之勞毫髮之功二十年間享其富貴尊榮甚者位師保太傅以至開府儀同三司其次類為太尉節度使如承宣觀察防禦團練使蓋不足道黃金白璧歌童舞女充牣私室朝游暮宴其奉養僭侈有非言之所能盡者孰肯擐甲冑冒鋒鏑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哉當金亮之死止得人如往時之張韓其恢復中原亦

已久矣傳曰疆埸不寧拔卒為將為今日計要當責諸軍都統制統領官於行伍中推舉其才能武勇而為衆所稱者或一二人或四五人明言所長如趙軍之許歷齊軍之田單上其姓名於朝然後詰之以說道以觀其謀試之以危事以觀其勇謀且勇矣然後任之以職付之以事而較其能否優劣而拔用之俟其立到功效次第加賞如其所舉不當其所舉官必罰無赦而軍中見充統制領將佐或有老怯無用者令其自陳願休致者

從之如此則有材武而陸沉者得以表見於世而老牸者得以退休於時亦各遂其志矣昔蕭何薦韓信於高帝餘人未之知也惟何知之而帝信之方其擇日設壇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既拜乃信也一軍皆驚已而佐帝取三秦定天下者信之功為多由是以觀擇將真今日之急務不可忽也不可不慎也

一兵法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故趙充國云積穀三百萬斛於塞下則羌人不敢動然則

當今足食之策莫如營田而營田之策非將帥身以率之未見其可也昔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兵有餘糧也羊祜之鎮襄陽也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石城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比將帥營田之明效也其次則莫如韓重華之為振武水隆轉運使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

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追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効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犇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耕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四十萬斛而私其贏餘得以休息軍不復饑

一今日之用兵患在於規模不素定而或進或退或攻或守皆取決於朝廷朝廷初無一定之策以授於將帥故將帥幸其朝廷之遥制有當進而不進者有當攻而

不攻者且如成閔除荆襄制置無招討方自鄂渚移屯德安而召援采石正當隆冬盛寒千里犇命士卒數萬人疲於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其於赴援初不聞其有折衝却敵之功兵法曰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而況於千里乎此規模不先定之過也一今日之用兵患在於賞不當罰不行何謂賞不當蓋以無功而肆為誕謾謂如偶獲一人則圖其戰鬬之狀張其掩殺之衆走旗入報以為大獲勝捷而其賞有至

於轉十數官者何謂罰不行如王權以都統擁數萬之衆遇敵不戰而走非獨大喪其師且使兩淮之民悉為魚肉既不能正其典刑籍其家産追至臺諫論列僅能除名遠竄而已兵法以賞罰素明為足以知勝負然則軍聲之不振亦理所當然也復何惜哉

一自金人入寇我師進討士卒以將帥望風退避一時潰散初未嘗交鋒而自相蹂踐死亡銷折者十之五六曾不聞逐軍申其死亡之數謂如前軍原一萬人今死

亡過半而所請舊額不減一萬之數後軍原八千人今死亡過半而所請舊額不減八千之數是也若以所請虛數依舊給與死亡之家則猶可以養其父母妻子以慰旁觀士卒之心亦庶幾焉儻或統轄等人取之以為已有則其為公私之蠹可勝計哉傳曰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今日之患正在於此不可不深究其弊而痛革之也

一道路之言以為用兵以來人馬死傷過半而諸將方

且申乞招軍買馬朝廷不問其財用之無所自出悉從其請盡下諸道總領所應副而總領之所有皆自朝廷支降非於支降之外別有生財之道也陸贄有言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在今日不可不以是為慮也

一晉武帝時鮮卑木機能為邊患攻陷涼州帝臨朝嘆曰誰為我討此者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請任之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冦不足平也

帝許之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請自武庫選仗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隆西渡温水木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狹隘乃作偏箱車為木屋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帥萬餘落來降隆與木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今日之招軍每効用一名日支食錢三百米三斗而又不刺面不涅手夫人得而

充馬可謂優且厚矣使為將帥者誠能體國一一如馬隆之用心而所招効用又盡得如馬隆所募之人則一夫可當十夫之用不然十夫不足以當一夫是徒為虛名以蠹其民爾雖得百萬亦何用哉

一唐陸贄之言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靡矣議者咸謂今日之計莫急於理財以愚觀之理財在今日為無術但當行其革弊之政則財用斯足矣夫奉祠給禄朝廷所以

示優賢之意也今不問官之高卑類以家貧仰祿婚嫁未畢為言陳乞宮觀動至三五任坐縻帑廩下至初出官人欲得家居累考無吏績請官俸往往乞監廟十之七八其僥倖亦云甚矣當此國家多難為士大夫者正宜君爾忘身國爾忘家豈容背公營私自為溫飽之計哉今欲將宮祠嶽廟請給並行住罷其以故丐閒者皆與其名而奪其實候事定日徐議復舊可乎古之仕者必有圭田蓋養廉之意也今或彼有而此無甲厚而乙

薄夫貪婪無厭之人正使有且厚猶恐未必能廉則其無且薄者又何以責其廉哉今欲例取職租之入以濟軍需候事定日徐議均一可乎今之仕宦文臣承務以上武臣下班祗應以上閒居待闕皆有月俸且文臣自選人以至改官自改官以至顯官能以廉儉自將綿歷既久生計粗足不猶愈於韋布之時哉而又加之俸贍莫甚焉今欲將文武閒居待闕月俸不問高卑例行住罷候事定日徐議給否可乎諸軍揀放使臣將校以其

陳乞或老或病不足以被堅執銳而無用於軍也故揀而放之使得自便遂其閒逸以終天年正如士大夫之引年致仕不聞致仕之後復有俸給而終其老死也今朝廷以此輩嘗有從軍之勞則當考其戰多之功而等第之使臣上者不過再任其次一任而止將校上者不過三年其次二年而止亦已過厚矣今乃不問其等第而一槩分送州軍給祿養老至於死而後已其與當時陳乞老病減放之意豈不相悖戾乎耗蠹財用未有如

此之甚者今欲將校除一任或再任三年或二年外並行住罷可乎此四者實當今之大弊如能住罷乞行下逐路漕臣籍所管州縣所罷錢穀令逐項椿管不得妄有支動專責餽餉以佐軍需其所得之多豈不過於豪民獻助坊渡預借之數乎茲蓋有利於國無傷於民但患其不能斷以行之耳

申三省樞密利害劄子

一湖北荆西兩路所屯重兵分隸四將而不置主帥雖

廟算固有定議令其互相策應然至於緩急之際不知先登陷陣者果誰也正使有先登陷陣之人又恐旁觀策應者畏忌顧望莫肯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如賀蘭進明之不救張巡許遠將何法以加之正使事定誅不救之罪若張鎬之杖殺閻丘曉亦何能救其失哉昔九節度使之師以郭子儀李光弼皆一時元功難相臨攝遂不置帥師次鄴南未及戰而潰茲不可不鑒也

一自古邊防未嘗不戍重兵以備敵人今國家既都江

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倍日併行此孫臏所以敗龐涓也今由都統下所遣戍兵或在德安或在應城且如信陽係沿邊隘口止有兵一百五十人而除擺鋪差出外在寨者止七八十人設若有驚求援於德安往來計六百里求援於應城往來計七百餘里不知統兵者亦嘗思及此乎俗諺謂遠水不救近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欲便乞戍兵則恐有不通水運去處或山路險阻艱於

饋餉愚願應沿邊州郡各乞分成步兵三二千人馬三五百匹可乎如從所請只乞命諸軍推擇有才畧善撫御士卒者令其統帥前來庶幾緩急可以倚伏茲正疆場不寧拔卒為將之時不可忽也

一訪聞淮北州郡往往多有糧草師行恐非所憂兵法曰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稈一石當吾二十石（注曰萁豆稭也稈禾藁也）又曰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注曰兵甲戰具取用於國中糧食則因敵也）且說彼民朝夕延頸跂踵以望王師

之來至有一戶而磨麥七十石養猪數十口造酒三二十甕以備壺漿之迎者又有朝夕沿淮探伺及請旗榜者以恨王師之來不早彼民云但得天兵三二萬人則自淮以北便有數十萬衆為之鄉道矣八月初五六間蔡州上蔡縣百姓數十人傳聞我師分屯德安遂欣躍鼓舞棄其資産攜其老幼與牛馬而南行數十里而唐州桐柏縣巡尉利其財畜會合弓兵追逐凡十數戰弓兵死傷過半而老幼累日不得食疲困就擒亦有竄至

本軍界者以此觀之可以相見彼民徯后之意但使我師所至秋毫不犯當見彼民爭為前驅其恢復疆宇蓋反手也

乞擇縣令以三事賞罰劄子

契勘百里一令實生民休戚利害所繫而累年以來聖君賢相重憐凋瘵頃罹干戈塗炭之苦日夜講求思所以選擇縣令以當百里之寄而終未聞有以循良見稱於時者其失有三焉一曰循法而其所差不問人之能

否二曰能否無別而人無所勸沮三曰勸沮不行而貪暴者不知所警庸懦者不知所勉昔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今欲行李唐書判拔萃之科應初改官人合入知縣者並試其中者則進之使作邑其不中者則抑之使監當而其最優者上則陞擢差遣次則進秩又其次則減年以別能否可乎卓茂為密令政號忠厚光武一旦擢為太傅封侯史臣稱其克復舊物享祚長久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

所致今欲責逐路監司覈其循良歲舉一人上治狀於朝廷參較優劣擇其尤異者取旨内則用而為郎官外則用而為監司郡守以是勸沮可乎漢孝宣信賞必罰總覈名實而當時美其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今欲責郡守監司應屬縣令凡貪暴害民庸懦任吏者按劾無貸否則不以去官事發並連坐使其貪暴知所警庸懦知所勉可乎是三失若去而縣令之不得人者未之有也

論和糴利害劄子

之道竊聞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是故國無九年之蓄則曰不足無六年之蓄則曰急無三年之蓄則曰國非其國恭惟國家作更兵火比自平定以來殆二十年號稱中興而官兵之冗所費不貲逐歲調度嘗苦其不給若以三年之蓄較之豈不大可慮哉之道於紹興二十九年夏調官曰固嘗具劄子請於時相乞賣僧道度牒五千道每道價錢一千貫可得錢五百

萬貫其錢盡以糴糧於沿江州軍貯積以備緩急軍需當時雖不蒙施行今朝廷已降指揮出賣度牒二千道每道錢五百貫共計錢一百萬貫其錢令諸路附綱起發解赴行在交納內三總領所錢另項樁管如此竊恐所得百萬遲之數月復成烏有愚願閣下明言今日國用匱乏乞以此錢專用糴糧尋常不得妄有支動緩急以供饋餉不亦可乎所有和糴利便令具畫一下項一今來如糴糧乞於所糴州縣設場每場置手干面差

監官二員一員掌交量一員掌支錢其糧米入倉聽令百姓自量並不須用斗給蓋百姓至愚而神聖人所謂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今若聽從自量決無以九升半作一斗之理而所支錢又無邀阻想見歡呼鼓舞而樂中於官也且百姓尋常入市糴賣其鋪戶於糴糴名下每斗各收牙錢一二十文今聞官中收糴乃無種種之費民情之喜不問可知也

一和糴場合差專支官一名手分二名斗給庫子各一

名專支官兼掌出納手分一名斗給一名司納以給憑由手分一名庫子一名司出以給價值其百姓既交量所糴米入倉訖交糧官即時令當行人出給憑由即時令當行人支錢不得少有阻節如違令州郡或監司覺察將官吏量行責罰

一和糴場所差監官二員交量官居其東支錢官居其西其監官日支食錢五百文專支官并手分斗給庫子日各支食錢三百文其監官手分斗給庫子食錢候糴

糧足日罷支如此庶幾可以責其養廉若有乞取聽人告即時決罰

一和糴有二利蓋民間艱於得錢若官中於米賤時收糴則民樂於得錢而官獲其利然今之和糴遂成殭糴民之被害不可勝言無他且如轉運司行下一郡令糴一萬石不惟本司要取窠額外升合而所糴州縣亦然至於專斗每斗又取使用錢一二十文方始交量不爾則一斗只可量七八升若百姓稍有語言其監官必縄以

法解赴州郡或監司究治緣是更無所控告

一令來和糴謂如州郡市價每斗一百文足即量增十數錢明量一升作耗百姓見官中更無阻節而價值比市井稍有所增自然不勞而辦

一和糴之弊不患乎吏之為姦而常患乎監官之不得其人不患乎監官之不得其人而常患乎監司守倅知縣之不得其人使監司守倅知縣誠得其人則監官有所畏憚而不敢犯過監官有所畏憚不敢犯過則吏之

欽定四庫全書

相山集卷二十一　宋　王之道　撰

劄子

乞賣度牒糴軍糧劄子

竊聞之趙充國之制先零嘗謂耿壽昌曰糴三百萬斛穀於塞下則羌人不敢動壽昌所糴止得四十萬斛義渠再使且費其半致羌人敢為逆由是以觀為國家者豈容外有強敵而不為足食足兵之長慮乎朝廷自

軍興以至於今三十有五年矣諸司所統無慮數十萬兵亦不可謂不足矣而終未聞有歲月之儲則食之不足槩可知也嘗試以今兵食計之大率不過三百萬斛畧論中平之直為錢不過五百萬緡異時國家常慮暗失丁壯禁賣僧道度牒矣而游惰之徒利於不耕而食不蠶而衣雖不披剃披帶例以叅頭道者為名所至雲集往往三兩倍見存僧道之數其與暗失丁壯均也今欲乞權造綾紙度牒五千道每道立價錢一千貫俾自

畏軍法正當穫稻藝麥之際盡起保內丁壯人負草四束自朝至暮徬徨道塗東西南北莫知所向如是者幾一月後來寇退既就廬州置場受納而其受納官吏務在請賕競為阻節斯民既苦一月無處交納幸有其交納處不復計較所費由是每草一束會計水運亦不下四百金其負擔者往往至七倍深可憐憫乞欲朝廷明降指揮自今民間所科馬草除情願般赴軍前交納人户外餘聽束納錢二百文省當夏秋間暇時官為召募

老弱不堪出戰之兵於淞淮及安豐塘并廬壽界有塘
磔去處採斫堆築淮備緩急應副大軍支遣庶得不奪
民時不煩民力而軍儲預辦緩急不致悞事豈曰小補
哉

選將戍合肥劄子

契勘合肥西北距淮二百四十里東南距江亦二百四
十里在今最為控扼敵人要害之地然而城大兵弱不
能獨守今年春偽齊來寇偶朝廷所遣岳節使兵至敵

與寇會賊駭不意遂却不然合肥之民與河梁等無噍類矣茲亦幸而成功非孫武所謂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其勝固前定也何謂以近待遠兵法曰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倍日并行此孫臏所以敗龐涓也何謂以佚待勞兵法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投石超距此王剪所以殺項燕也何謂以飽待饑兵法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芻木煮紙此張巡所以陷

睢陽也今以淮西安撫而戍兵江東一旦境上有變往五百里來五百里而中有大江之阻其勢非旬日不能赴援而城已破賊已遁矣竊觀去冬逮今宣撫司遣兵過江緊不下二十次少者五六百人多者三四千人初無聞於折衝厭難而一往一來徒困我師徒敝我民徒壞我州縣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比聞宣撫劉太傅至合肥之明日有詔趣歸而器甲糧餉之舟將次合肥而返被溺者十之三四焦湖南北數百里凋瘵之民當此畊

蠭驅之於風濤萬死一生之地俾令救其所失而償其
所捐深可矜憫伏望僕射相公以伊傅為心恥一夫之
不被如宣武劉太傅國之重臣不可輕動即乞於諸將
中選其武勇有謀者俾統兵屯戍合肥使得古人所以
待遠待勞待饑之道然後責以成功庶幾乎其可也

乞罷無額上供錢減年賞劄子

臣聞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惟以百姓心為心故
無常好也百姓之所好吾則與之聚之無常惡也百姓

初只緣守倅一時幸賞至使無額立為定額歲歲百色誅求侵削無所不至而公私受弊有不可勝言者矣蓋縣道應干所入錢悉出之民間塲務應干所入錢悉出之酒稅況茲年豐如淮東西湖南北米賤而不售民間難於得錢所至塲務酒稅額往往例皆虧損今守倅以利一時之賞而奪其縣道塲務常賦等錢增作無額上供正使逐郡不問大小例增及五千貫通天下計其數亦未必及今來所罷免行錢之多而況所增曾不及萬

分之一耶伏望聖慈憐其所取之微而流弊至甚特罷守倅逐歲無額上供減年之賞仍將二十三年以後創立無額上供並行免放不為永額以寬民力實天下幸甚

論諸將不為捍禦計劄子

契勘自張韓罷兵以來殿帥之楊存中鎮江之劉寶建康之王權鄂州之田師中皆擁重兵享高爵厚禄極其富貴安榮於今二十餘年矣近楊存中以丐祠封王劉

寶以跋扈被斥所存者惟王權田師中二人當此多事之時朝廷曽不責以捍禦之事而二人亦宴然坐視初不聞其有所措置為彼之計則善矣而吾之所以平日養兵謀帥之意至此亦何所賴也雖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而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所以然者朝廷必有深謀至計所謂先為不可勝緩急可使折衝却敵而非天下所能窺其萬一者不然願於閒暇時密諭諸將使為之

備若高崇文之屯長武城訓練士卒常若寇至卯時受命辰時引道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而破敵人於談笑顧不善乎然而萬一有警使所謂探報者正如飛鳥之疾諸將盡如高崇文之受命不踰晷刻出師禦敵然往五百里來五百里且有大江之阻風濤之患尚恐敵人先據要害欲進不能欲退不可機會一失噬臍無及其念之哉

乞重命令無使朝行夕改劄子

竊聞古者以命令譬汗其言曰渙汗其大號以明如汗一出而不可復反也是以成王之訓有官君子則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而劉向之上封事於漢元則曰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如此而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然則命令之數變易非治世之所欲聞也國家崇觀以來其弊在此今主上若稽古昔紹開中興要當盡革前日之弊而朝行夕改尚或因仍舊習亦豈其所宜哉且以近時減官併縣二事言之減官所以

省費併縣所以省事在今實當務之急也而減官未幾旋又增置如減司户一員而增兵馬都監與指揮十數員是也併縣未幾旋又復置如舒州之併宿松無為之併巢縣曽不一年再復是也若以為官不可減縣不可併不當以一人之言一已之意而遽行之若以為官在所減縣在所併不當以一人之言一已之意而遽改也一減而十增適所以重費昨併而今復適所以多事不識漢光武之減吏十九併縣四百其在當時亦聞增復

者有幾耶乞自今以往朝廷發號施令當深思聖人渙汗之言上以成王為法下以漢元為戒近則謀之卿士遠則稽之衆庶可則因否則革無以古今而妄生是非無以彼我而妄為憎愛使生靈蒙實惠國家銷實禍而天下後世仰望其治績而不可跂及實中外幸甚

乞兵戍巢劄子

契勘今來金人入寇江北之地悉為賊區尚賴將帥協心士卒用命天戈所指諸路一清可為朝廷大幸然壽

春距合肥才二百里有奇今壽春既已陷賊而合肥又為賊所平填不可復守若不明設斥堠申嚴備禦使賊乘我之間長驅南來則自淮以南數百里蕩然無有亭障不復留礙豈不大可慮為今日計必欲屏蔽江表莫若屯萬人於南巢以據要害可則進否則退使賊不合搏食東南實天下幸甚

乞賞營田官吏之不擾者而罰其擾者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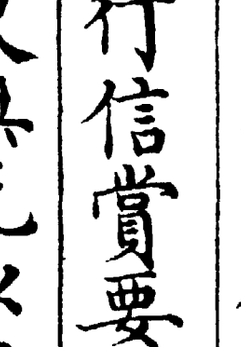
伏見近年州縣營田之始諸事草創佃客既不可遽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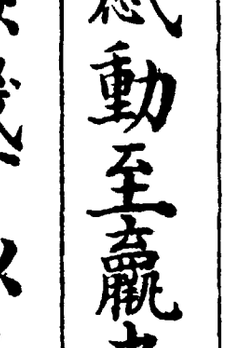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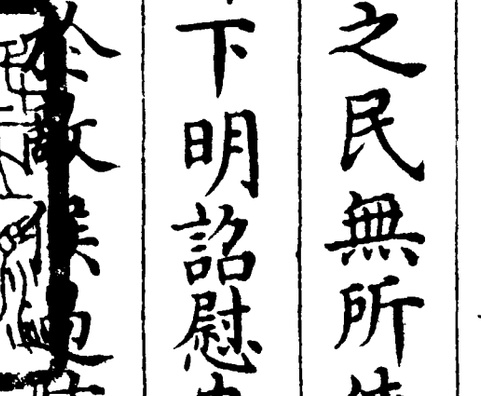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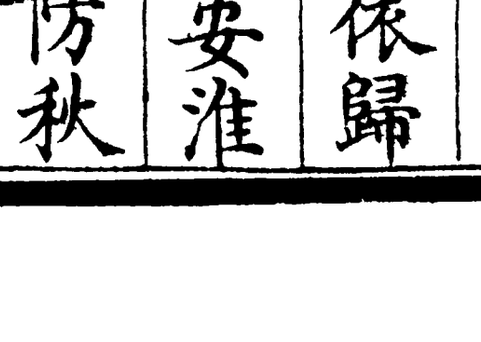
是責而誰責之欲乞因今年之再稔時行考課問去年之買牛糴種與夫佃客之貸借官吏之請給其費幾何所收子利幾何較其所收比其所費果有數倍之獲則其有勞宜在所賞也而一或擾民斯無足取要當訪其擾與不擾而後加賞焉較其所收比其所費若纔足以相償則其無勞宜在所罰也而苟能不擾猶或可恕要當訪其擾與不擾而後加罰焉誠能以一路計擇其有勞而最不擾者一人旌賞之雖超遷數官而不以為僭

與農雜處而無為自兵火以來比江北諸郡粗有農作若又籍其逃亡與其閒曠而分屯以耕豈惟兵雜於農農擾於兵居者不得安而去之徙者不敢歸而避之有失勞來還定安集之意亦恐無為距淮往復千里緩急不能相救有失且耕且戰之意竊嘗求古人之用心蓋為帝王之兵以全取勝當先為不可勝以待可勝而所謂不可勝者莫如營田塞下以俟其間而往取之此漢之所以破先零晉之所以擒孫皓蓋兩軍相敵尺寸地

必爭今既為營田以制敵人奈何委五百里乃不於壽春而於無為也昔張仁愿代沙吒忠義為朔方總管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敵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敵腹中終為所有而仁愿卒奏築之斥地三百里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其建三城也初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賊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忸其心哉誠欲營田而於淮上其

去敵人尚遠復有長淮為之限制此張仁愿築城敵腹中似未足深慮也今去壽春而就無為諸將之意亦可見矣之道竊嘗為宣撫大傅計膏腴可以足食而無水旱之憂險阻可以戍兵而無掩襲之患進不失攻退不失守者惟壽春之安豐為勝蓋安豐之田受芍陂之利者不下數百萬頃而其陂之長濶各六十里東西如和州之麻湖而南北與深過之異時雖嘗建置水寨兵餘所存黎民亦無幾矣其或未能營田淮上玆庶幾其可

猶人父兄急難不能保其子弟逐而去之且戒之曰他日安平汝當歸四方聞之其誰不解體茲正與前日之
漢河北淮北無以異也今既不能遣兵戍淮以安其心

明重以屬郡矜憐數千里之民無所依歸

言申奏朝廷乞特發德音下明詔慰安淮

南使人自保守如有能扞敵一方不陷全軍邊防秋
必行信賞要使中外感動至羸老癃疾


須臾無死以觀中興庶幾可以上回天